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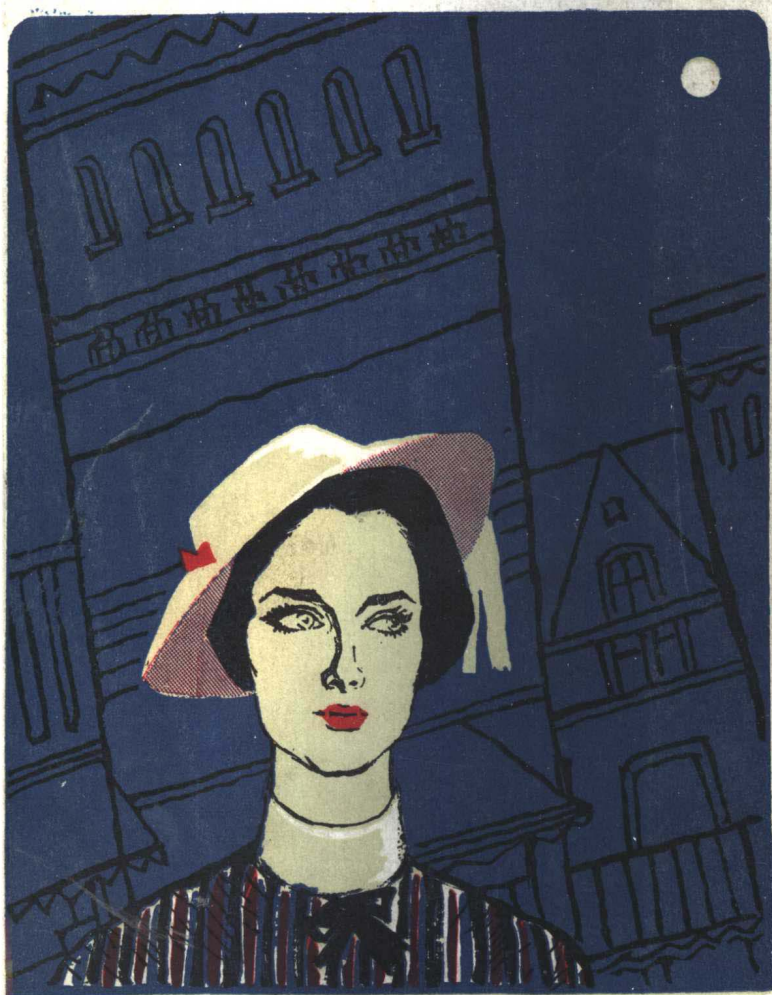
〔美〕辛克莱·路易斯著

潘 庆 龄译

Sinclair Lewis

Main Street

大街



大街

〔美〕辛克莱·路易斯著
潘 庆 龄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Sinclair Lewis
MAIN STREET
The Story of Carol Kennicott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1921.

大 街
〔美〕辛克莱·路易斯著
潘庆龄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2.125印张 2插页 535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180
书号: 10173·367 定价: 2.15元

内 容 提 要

《大街》以讽刺的笔触描写了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小城镇自我陶醉的中产阶级，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愚民——市侩群像，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让读者窥见到整个美国的缩影。

主人公卡萝尔是一个美丽活泼而又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城市姑娘，大学毕业后嫁给了乡村医生肯尼科特，来到了生活富裕，但气氛沉闷的戈镇安家。她不甘心在闲适中虚掷青春，立志要改造乡镇。她只是主张要读些诗，上演肖伯纳的剧本，办好公共图书馆，另建大会堂来改善戈镇文化生活。但连这些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戈镇以愚民——市侩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所不容，目之为“异端者”。他们思想狭隘，愚昧顽固，妄以为戈镇尽善尽美，独冠全州，因此竭力抵制一切变革，不惜采用暗中监视，造谣中伤等手段，使她感到惊恐万状。虽然她参加了本镇上流社会仕女们的《芳华俱乐部》、《妇女读书会》，跟这些附庸风雅的女人应酬交际，尽量搞好关系，虽然她也在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寻求同情、支持、甚至对幻想当“艺术家”的原籍瑞典小裁缝埃里克寄予厚望，彼此谈得比较投意合，因而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在保守势力重重包围下依然感到孤单、迷惘、苦闷、绝望，以至愤然离家出走，到华盛顿去独自谋生。她在那里大开眼界，找到了症结所在，认识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个别的几个人，而是那些规章制度”。两年后她还是回到了自己的丈夫身边，矢志不渝，豪情满怀，瞩望于公元二〇〇〇年——伟大的未来。虽然故事到此告终，但卡萝尔深切同情的在戈镇深受迫害的一些无辜者人物形象，以及卡萝尔眼中所见的往来于大街的形形色色的愚民——市侩群像，却有如走马灯似的在读者的脑际萦绕不去。

这是一个座落在盛产麦黍的原野上，掩映在牛奶房和小树丛中，拥有几千人口的小镇，——它就是美国。

在我们的故事里讲到的这个小镇，名叫“明尼苏达州戈弗草原镇”^①。但它的大街却是各地大街的延长。在俄亥俄州或蒙大拿州，在堪萨斯州或肯塔基州或伊利诺斯州，恐怕都会碰上同样内容的故事，就是在纽约州或卡罗来纳山区，说不定也会听到跟它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故事。

大街——就是文明的顶峰。多亏当年汉尼拔^②入侵罗马，埃拉斯慕斯^③隐居在牛津著书立说，今日里这辆“福特”牌汽车方才能停靠在时装公司门前。杂货食品铺掌柜奥利·詹森^④对银行老板埃兹拉·斯托博迪^⑤所说的，都是一些至理名言——对于伦敦、布拉格，以至于一文不值的海上小岛来说，同样是金科玉律；凡是埃兹拉所不知道的和不肯首肯的事情——那就是人们大可不必去了解、思索的异端邪说。

我们的火车站是建筑学上人们不可企及的最高成就。萨姆·克拉克^⑥五金店全年营业额，却使本乡四郊人们艳羡不已。《玫瑰宫电影院》^⑦里上映的，是一些寓有教训，连幽默都得合乎道德标准的影片。

我们健全的传统基础和坚定的信仰象征，原来就是如此。有人如果不是照着这个样子去描绘大街，或者妄以为还可能会有别的一些信仰象征，叫公民们感到无所适从，那末，难道不会暴露出他自己就是跟美国精神格格不入的玩世不恭的人吗？

①中译本一律简称为“戈镇”。——译者

②汉尼拔（Hannibal，247—183B.C.），迦太基大将，曾对抗罗马及入侵意大利。——译者

③即德西德利乌斯·埃拉斯慕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著名语言学家，生于荷兰的鹿特丹，后寓居英、法等国，是文艺复兴运动领导者之一，以文学讽刺作品《愚蠢颂》而著称。——译者

④⑤⑥⑦均为《大街》书中的人物或公共活动场所。——译者

第一章

—

一位少女正伫立在密西西比河畔——六十年以前奇佩瓦族印第安人栖居过的小山岗上。在北方蓝天的映衬下，她的身段似乎显得分外清晰。此刻，印第安人早已看不到了；呈现在她眼前的，是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那一幢幢的面粉厂，还有摩天大楼闪闪发亮的窗子。她心里正在想的，既不是印第安女人，也不是联接水路的岸上货运，更不是在她脑海里若隐若现的当年常来这里收购皮货的北方佬。不，她是在沉思默想着：胡桃奶糖，布里厄^①的剧本，鞋后跟为什么会磨破了，还有那位化学讲师目不转睛地瞅着她那掩住耳朵的新颖发型的情景。

掠过千里麦田的微风，把她的塔夫绸裙子吹得胀鼓鼓的——它所形成的线条显得那么优美、活泼，那么富于魅力，使山脚下偶然路过的行人，见到她那种轻盈秀逸的神采，不由得都为之倾倒。她举起两臂，身体背着风微微后倾，低垂着的裙子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满头秀发也在狂飞乱舞着。这个小山岗上的少女——不谙世故，天真无邪，又是那么年轻；她陶然沉醉在微风中的神情，仿佛渴望着未来的生活乐趣。哪知道满怀期望的青春，就是一出永远叫人苦恼的喜剧。

这个少女，名叫卡萝尔·米尔福德，一个钟头前，她刚从布

^①布里厄 (Eugène Brieux, 1858—1932)，旧译白里欧，法国戏剧家。——译者

洛杰特学院里溜出来。

披荆斩棘的垦荒的日子，少女头戴宽边遮阳帽的日子，还有在开辟杉木林时用斧头把熊砍死的日子——已成为遥远遥远的过去了。如今，附丽在一位反叛的少女身上的，正是被称之为美国中西部这个令人迷惘的地域精神。

二

布洛杰特学院座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近郊，它是正统宗教的堡垒，迄至今日仍在反对伏尔泰^①、达尔文^②和罗伯特·英格索尔^③诸家最新的异端邪说。在明尼苏达、衣阿华、威斯康星和南、北达科他等州，笃信宗教的家庭都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那里上学。布洛杰特学院总是以保护莘莘学子为己任，不让他们受到时下一般大学歪风邪气的影响。可是在这个学院里，也有的是热情奔放的少女，爱唱歌的小伙子，还有一位酷爱密尔顿^④和卡莱尔^⑤的女讲师。因此卡萝尔在布洛杰特的四年岁月，也不算是完全浪掷了。既然学校小，劲敌少，她的那种富于进取性的、兴趣多方面的天性，就可以得到充分舒展的机会。她打网球，主办火锅聚餐会，参加研究生的戏剧讨论会，也常常跟一些小伙子出去蹿蹿蹦蹦，并且还加入了十来个社团，为的是把所谓“大众文化”的各种技艺都实践一番。

①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译者

②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国著名科学家，进化论之创立者。——译者

③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 1833—1899），美国律师、哲学家、不可知论者。——译者

④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英国伟大诗人。——译者

⑤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译者

她的班上，有两三个女孩子比她漂亮，可谁都没有她那么惹人注目。无论在课堂里还是在舞会上，她同样都表现得很出色，虽然在布洛杰特学院的三百名学生中，有许多人回答课文时要比她强，跳起波士顿舞^①来也要比她洒脱。她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活力——柔细的手腕，粉嫩的肌肤，乌黑的卷发，以及稚真的少女的眼眸。

同宿舍的女孩子，看到她穿着女式透明长睡衣，或者看到她浴后湿漉漉地从浴室冲出来，都要对她苗条的身材感到惊奇。她的身材看起来比她们原先想象的要小一半；一个弱不禁风的孩子，多么需要得到爱抚和关怀啊。“举世罕见的小精灵，——”她们低声耳语道。可是她却是如此果断有力，如此富于敢想敢干的精神，如此不顾一切地深信自己那还相当模糊的美好的憧憬，因而她始终是那样的精力旺盛，难怪那些身高体壮、穿着蓝哔叽短灯笼裤、裹着粗棱条羊毛袜、小腿肚还往外凸起、在健身房球场上来回驰骋的布洛杰特学院女子篮球队队员，也都要自叹不如。

即使在疲倦的时候，她那双乌溜溜的眼睛还是在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她还不知道世界有时在无意中有多么残忍，在自鸣得意中又多么迟钝；但是纵然她遇到了那些令人泄气的势力，她的目光也决不会变得阴郁、滞重，或者黯然泪下。

尽管卡罗尔热情奔放，惹人怜爱，往往是人们“迷恋”的对象，认识她的人还是不敢跟她接近。无论唱赞美诗也好，或者编排什么鬼花招也好，就数她最热心，但她的那副神气却依然显得有点儿目空一切，并且十分挑剔。她也许很轻信，天生是一个崇拜英雄的人；可是她喜欢提问题，追根究底，总是没完没了。不管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她永远不会闲着不动的。

^①波士顿系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此处指是一种类似华尔兹的舞步。——译者

她的多方面兴趣反而害苦了她。最初她巴不得自己能有一副令人惊奇的好嗓子，继而又希望有演奏钢琴的才能，末了则渴望有演戏、写作和领导社团的组织能力，尽管每次她都失望了，但她照例都会重新振奋起来，去参加立志于传教事业的学生志愿队，给剧社画画布景，或者替学院学报拉广告，四处奔忙。

那个星期天下午，她在小教堂的演出，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在苍茫暮色中，她的小提琴和着大风琴的旋律，奏出悦耳的乐曲，在烛光的辉映下，隐约可见她穿着一身笔挺的金色礼服，正弯着手臂，在来回拉动琴弓，嘴唇紧闭着，显得非常严肃。此时此刻在座的每一个男人都爱上了宗教，爱上了卡萝尔。

在大学最后一年，她就迫不及待地对自己所有的实验和局部的成功作了认真总结，以便决定自己未来的事业。每天，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或者在学院主楼走廊里，女学生们都在议论着“毕业后叫咱们去干什么呢？”这个话题。有些女学生明知道自己快要结婚，偏偏还要装腔作势，好象对一些重要的职位正在考虑似的；有些女学生虽然知道自己不得不马上就业，却在暗示：她们有不少神话般的求婚者。至于卡萝尔，她是一个孤儿，她唯一的亲人，是一个甜言蜜语的姐姐，已嫁给了圣保罗的一个眼镜商人。父亲的遗产，十之八九都被卡萝尔花掉了。目前她并没有在谈恋爱——就是说，她不是常常谈恋爱的，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她得独自谋生。

可是，怎么谋生？怎么去征服世界？——几乎完全是为了世界本身的利益——她一点儿都不知道。凡是没有订过婚的女学生，绝大多数都打算去当教师。她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忧无虑的年轻小姐，她们承认，只要有会，一结婚就离开那些“令人厌恶的教室和邋里邋遢的孩子”，另一类便是勤奋学习的姑娘——其中有些人前额宽阔、眼球凸起——她们在班级祷告会

上，曾经祈求过上帝“引导她们沿着造福人类的大道一步一步地前进”。卡萝尔对这两类人都不感兴趣。前一种人似乎态度“不诚恳”（在这个阶段，上述三个字，是卡萝尔最爱用的词儿）。至于那些真心诚意的少女，一味笃信拉丁语法的价值，依她的看法，说不定有利也有弊呢。

临到毕业这一年，卡萝尔曾经先后作出过种种不同的抉择：攻读法律，写电影剧本，干护士职业，要不干脆嫁给一位身份不明的英雄人物。

后来，她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兴趣。

社会学教师是新来的。他已经结过婚，属于不宜接近的人物。但他来自波士顿，曾经在纽约的大学区，跟诗人、社会学家、犹太人以及百万富翁中的社会活动家生活在一起，而且他又长着一个漂亮的、白皙的、挺有劲的脖子。他带领一班嘻嘻哈哈的学生，到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去参观监狱、慈善机构和职业介绍所。卡萝尔慢腾腾地跟在队伍的末尾，看到别人表现出很不得体的好奇心，瞪大眼睛望着那些穷人，就象在动物园观看猴子一般，她不由得感到义愤填膺。这时她俨然以救星自居，把手按住自己的嘴，用食指和拇指使劲地掐自己的下唇，紧蹙眉头，颇有孤芳自赏的样子。

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斯图尔特·斯奈德，他是个身材高大、很能干的小伙子，身上穿着一件灰色法兰绒衬衫，系着一条褪了色的黑蝴蝶结，头上戴着一顶绿紫相间的班级学生帽，和她一起落在众人后面，踩着南圣保罗的牲畜围栏附近的脏物，他正跟她嘟嘟囔囔地说，“这些蠢货——大学生，可叫我讨厌透了。他们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嘿，他们应该去农场干活，就象我那样。那些工人准会给他们颜色看看的。”

“我就是喜欢普通的工人，”卡萝尔兴高采烈地说。

“你可千万别忘了，普通的工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普通的呀！”

“你说得对！原谅我刚才失言了！”卡萝尔扬起了眉毛，以惊异而又谦逊的神情瞅了他一眼。这时，她的眼睛里闪耀着热爱人生的光芒。斯图尔特·斯奈德也凝视着她。他把他的两个又大又红的拳头藏在口袋里，不一会儿又伸了出来，松开，然后放在背后紧紧地攥着。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知道，你是了解人的。咱们这些该死的同学绝大多数——喂，卡萝尔，你可以给人做很多事情。”

“怎样做呢？”

“哦——哦——你知道——对他们要有同情心，就得了——如果你是——比方说，你就像一位律师的太太吧。他的诉讼委托人，你大概会了解的。将来我打算要作一个律师。我得承认有时候我对人们缺乏同情。我对人们总是感到非常不耐烦，可以说简直受不了。你要是碰到一个生来讲究极端认真的人，该有多好！使他更加——更加——你知道——富有同情心！”

他那微微掀着的嘴唇，还有他那双猛犬一般的大眼睛，都在乞求她让他继续讲下去。眼看着他的感情有如潮涌而至，她赶紧回避了。她大声嚷道，“哦，你看那些可怜的绵羊——好几百万的绵羊呀。”说完，迤逦朝前奔去。

她对斯奈德并不感到兴趣。他既没有漂亮的、白皙的脖子，也从来没有跟一些著名的改革家一起生活过。目前，她正是希望进入贫民区里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机构，就象一位不用穿上黑袍的修女一样，仁慈为怀，阅读萧伯纳^①的作品，竭尽全力去启迪一大群满怀感激之情的穷人。

^①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英国著名剧作家、批评家、小说家、社会改革家。——译者

在有关社会学的补充读物中，她读到一本讨论改善乡镇面貌的书，里面讲到植树绿化、乡镇业余文艺演出和少女俱乐部等问题。书中还有许许多多插图，都是介绍法国、新英格兰^①、宾夕法尼亚等地的草坪和花园篱栅。那本书是她随手抓来的，当时她悄没声儿地打了个呵欠，象猫似地用手指轻轻地按住嘴。

此时她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本书，悠闲地倚在临窗的座椅上，交叉着两条着长袜的细腿，下巴颏儿几乎低到膝盖上。她一面看书，一面用手抚摸着—一个缎子枕头。在她的四周，布洛杰特学院每间宿舍所特有的东西比比皆是：罩着印花布套的临窗座椅，姑娘们的各式照片，一张复制的古罗马圆形大马戏剧场全景图，一只火锅，还有十几个枕头：绣花的，缀着珠子的，用烙画装饰的。其中有一样东西，跟这里气氛非常不协调，——那就是一帧婆婆起舞的巴肯特的袖珍肖像画^②。整个房间里，唯有这帧画才是卡萝尔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卡萝尔都是从好几代女学生那里接过来的。

在她看来，这部讨论乡镇改革的著作，好象就是她周围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但突然，她的烦躁不安消失了。她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这本书。三点整，在英国史上课钟响以前，这本书她几乎已经看完了一半。

她叹了一口气说，“这——可就是我大学毕业后要—做的事情！我要到草原上的乡镇去工作，以便使它们变得美丽起来。我要去做一个启迪人们心灵的人。我想最好就当一名教师吧，可是——我偏偏不要做象他们那样的教师。我压根儿不想那样浑浑噩噩下去。为什么大家都到长岛^③去兴建那么多的花园住宅区？可就是

①指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Maine）、佛蒙特州（Vermont）、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罗得岛（Rhode Island）和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六个州的总称。——译者

②巴肯特（Bacchante），希腊神话里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译者

③位于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离纽约不远。——译者

没有人想到咱们西北部这些寒伦的乡镇，他们只知道举办什么福音布道会，建立什么收藏埃尔西^①儿童读物的图书馆。我可要使每一个乡镇都有：街心花园和草坪，小巧玲珑的房子，以及一条漂漂亮亮的大街！”

卡萝尔在上那堂历史课的时候，心里一直在琢磨着这些事情，说真的，越琢磨越得意扬扬呢。那样的历史课，可以说是布洛杰特学院里，一位无聊透顶的教师，和一批二十岁上下不乐意听讲的学生之间，展开的一种典型的争论，占上风的总是教师。因为不论他提出什么问题来，他的对手们都得回答，而对手们所提出的那些刁钻古怪的问题，他都可以反过来将你一军：“难道你还没有上图书馆查过吗？得了吧，劳你驾去查一查罢！”

那位历史教师是个退休的牧师。今天他说的话里似乎有点儿挖苦的味道。他跟喜好活动的查利·霍姆伯格说，“查利，要是我请你告诉我你是否知道英王约翰的事，而你却在一个劲儿追逐那头可恶的苍蝇，那我会不会算是打扰了你呢？”说完，他津津有味地花了大约三分钟光景，才了解清楚：事实上，全班没有一个人还记得英国大宪章的确切日期。

这时老师仍在讲话，卡萝尔却充耳不闻。她的心儿简直沉浸在愉快的遐想之中。她正在完成一幢砖木结构的市政厅大会堂的屋顶设计蓝图。仿佛在一个草原乡镇里，她发现，有一个人对她所提出的迂回曲折的大街和两旁有拱顶的人行道的设想表示不太欣赏，但是，她已经在市议会召开的会议上，富于戏剧性地把那个家伙击败了。

^①全名为埃尔西·丁斯莫尔(Elsie Dinsmore)，是美国作家马莎·芬利(Martha Finley)给女孩子所写的儿童读物中的女主人公。——译者

三

卡萝尔虽然出生在明尼苏达州，但对大草原上乡村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她父亲原籍马萨诸塞州，他整日价笑吟吟，不修边幅，博学多闻，和蔼可亲，有时也开开玩笑。在她整个童年时代，父亲一直担任曼卡托法官职务。曼卡托虽然不是一个草原市镇，可它的那些花木扶疏的街道和两行榆树之间的通幽小径，仿佛跟白绿相映、景色如画的新英格兰一模一样。曼卡托位于壁立万仞的悬崖和明尼苏达河之间，临近特拉弗斯^①。最早到达的移民曾经在这里和印第安人签订过协议书，偷窃牲口的盗贼一度也在本州民团的拚命缉捕之下骑马疾驰飞奔而来。

那时节，卡萝尔经常爬上那条黑黝黝的大河的堤岸，如饥如渴地听着关于它的种种传说，讲的是大河以西辽阔的大地上黄水滔滔和水牛白骨的故事，大河以南，则有关于两岸大堤、爱唱歌的黑人和棕榈树的轶闻，而那条大河却永远神秘莫测地朝着南方流去。她仿佛隐隐约约听到，六十年以前，触礁沉没的高烟囱的内河火轮发出的令人惊恐的钟声和哼哧哼哧的沉重的喷气声。她仿佛看到在甲板上麇集着传教士，头戴大圆顶礼帽的赌徒，以及披着猩红色毛毯的达科他酋长……入夜以后，远远地从河面拐弯处传来了汽笛声，松林子里不断发出桨声的回响，黑黝黝的潋滟的河面上泛起一片橙红色的反光。

卡萝尔一家人对于他们别出心裁的生活方式相当矜持。比方说，欢度圣诞节时，照例会使人大吃一惊，同时又令人倍感温情脉脉；至于“化装晚会”上，既有真情的自然流露，又令人感到

^①特拉弗斯(Traverse des Sioux)系明尼苏达州一县名，原是北美苏族(Sioux)印第安人聚居之地。——译者

荒唐可笑。当卡罗尔一家人在炉边讲述神话故事时，里面出现的兽类，不是更深半夜从壁橱里跳出来吃小女孩的叫人毛骨悚然的怪物，而是一些眉清目秀、和蔼可亲的生灵——有一种驯顺的小东西，浑身毛茸茸，蓝颜色，住在浴室里，会一溜烟地跑过来给孩子们烘暖小脚；再有是一个铁锈了的煤油炉子，它会发出呜呜鸣的响声，还会讲各式各样的故事；此外还有一种小动物，每当早上父亲一面刮胡子，一面哼着小曲，孩子们要是能在父亲刚哼上第一句的时候从床上跳下来，把窗子关上，那末，早饭以前这种小动物就会和孩子们在一起玩了。

米尔福德法官教导子女的原则，就是让孩子们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卡罗尔在父亲那间糊上棕色花墙纸的图书室里，潜心研读了巴尔扎克①、拉伯雷②、梭罗③和马克斯·穆勒④的作品。父亲一板一眼地指着大百科全书书脊教子女们认英文字母。彬彬有礼的客人们问起那些“小家伙”智力发展的情况，一听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反复背诵标明百科全书每一个分册起迄的字母部首：A—And, And—Aus, Aus—Bis, Bis—Cal, Cal—Cha时，都不由得大吃一惊。

卡罗尔九岁那一年，她的母亲去世了。十一岁上，她父亲退了休，离开了司法界，举家迁往明尼阿波利斯。两年以后，他在那里溘然长逝。她的姐姐比实际年龄要老练得多，整天价忙忙碌碌，喜欢给人出主意，她们姐妹关系变得同路人一般，即使在她们俩分手以前也是如此。

①巴尔扎克(Honoré Balzac, 1799—1850)，法国著名作家、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译者

②拉伯雷(Francis Rabelais, 1495? —1553)，法国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译者

③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美国作家，代表作有《华尔腾》。——译者

④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 1823—1900)，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译者

由于早年一直过着这种时而欢乐、时而忧伤的生活，并且历来也不靠亲戚接济，卡萝尔至今仍然抱着一种心愿，就是务必要使自己卓尔不群，以示与那些生气勃勃、精明能干，但是不肯看书的人迥然不同。所以当他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却故意冷眼旁观，即使她自己也参与一份，都不例外。可是话又说回来，当她决定献身乡镇建设事业的时候，她却无比欣慰地感到心情十分激动，仿佛自己也变得生气勃勃，精明能干起来了。

四

不出一个月，卡萝尔纵然有雄心壮志，却也不免开始消沉起来了。她是不是值得去当教师——她又一次感到踌躇不决。她担心自己的身子骨不够结实，如此繁杂的日常教学工作，恐怕难以胜任，何况想到自己站在一群笑嘻嘻的孩子们眼前，故意摆出一副明智而又果断的姿态来，就她来说，委实不敢想象。但她有志于兴建一个美丽的小镇，至今仍不改初衷。有时候，她无意中看到一条有关小镇妇女俱乐部的消息，或者是一帧辐辏开去的大街的照片，就感到无限怅惘，好象有人要抢走她的工作似的。

听从了一位英文教授的忠告，卡萝尔来到了芝加哥某学校，攻读图书馆学。她凭自己的想象力给未来的新计划增添了绚丽多彩的气氛。她仿佛看到自己如何辅导孩子们去阅读美妙动人的童话故事，帮助年轻小伙子寻找有关机械学方面的书籍，在那些翻查报纸的老年人面前，她也总是表现得谦恭有礼——如今她俨然是图书馆里的一位显赫人物，精通图书馆学的权威，经常应邀出席宴会，同诗人和探险家晤面，并在著名学者云集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的论文。

五

这是毕业典礼之前的最后一次全院性的联欢会，再过五天，师生们就要旋风般地卷进紧张的期末考试了。

院长的寓所里几乎被大批棕榈树挤满了，乍一看，疑是来到了气氛肃穆的殡仪馆大厅。图书室，大约十英尺见方，里面有一台地球仪，还有惠蒂埃^①和玛莎·华盛顿^②的画像，学生管弦乐队正在这里演奏《卡门》^③和《蝴蝶夫人》^④的选曲。悠扬的乐曲声和依依别情，使卡罗尔立刻感到一阵晕眩。她恍惚之间看到那些棕榈树变成了一座丛林，粉红色灯罩下的电灯光融化成一片乳白色的薄雾，而戴眼镜的教授们好象都成了奥林帕斯山上的众天神。望着那些多年来“一直意欲与她结识的”索然无味的少女和五、六个想要跟她谈情说爱的年轻小伙子，卡罗尔怎能不黯然神伤。

但是，受到她一个劲儿鼓励的，仅仅是斯图尔特·斯奈德一个人。跟其他男同学相比，斯奈德可要更加富有男子汉气概，他皮肤黝黑，和他新近买来的那套带垫肩的衣服的颜色一模一样。这会儿卡罗尔正和他坐在一起，脚底下就是楼梯下衣帽间里院长先生的一大堆套鞋，——手里拿着两杯咖啡和一块鸡肉馅儿饼。这时琴声如怨如诉，隐约可闻，斯奈德对她低声耳语道：

①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2)，美国废奴运动中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诗人。——译者

②玛莎·华盛顿(Martha Washington, 1731—1802)，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妻子。——译者

③法国著名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创作的歌剧《卡门》。——译者

④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G. Puccini, 1858—1924)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译者